

集部

九華集卷十一

宋 員興宗 撰

策

孔孟王通公孫弘能言國之興衰短長策

元魏關子明易老師也其言興衰如龜兆然彼關子何以知之蓋以易而知之故自黄初之年八十四更八十二朞三百歳六十有六焉曰道之行乎此時也如見用者王道其振乎關子深于易灼知後此事逆期如此彼

孔子者深于道者也孔子而有不知乎凡孔子措諸侯言大夫十世之失可以勝殘可以去殺可以有成百年三年之期非故知也生而知之也由孔子而視闗子闗子不亦鑿哉北齊祖孝徵名臣也有所不言言未嘗不證國人是之神武亦是之即日議三十六事他日比事無事不合令歳議事無歳不合孝徵之智長于料事預期如此况孟軻命世者也軻之道豈孝徵之徒歟凡孟氏言什一之制可以用周公為政可以師文王名世之

可以興王者自何待來年或及于七百有餘歲或遠或近非誣也君子之言安可誣也由孟氏而論祖氏祖氏不亦少哉茲承問以聖賢於事非故言之皆逆知之首以孔孟之徒以次及王通公孫弘皆能言國之長短興衰愚以為聖人之權是權之于道道無所不知智人料事料出于智智屢則敗矣孔孟者以道權者也孔子論勝殘去殺久則百年至有成止三歲而已非久近不倫也蓋當其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非聖人百年用其力

能正之乎故勝殘者非百年不可若夫正其君臣比其父子歲月可也故三年有成猶周制三年小成之類也孔子之見卓矣孟子論行周公什一不待來年論行文王之政歲更六七亦非久近不倫也孟子周臣也所仕之國周國也仕周之國行周之制非今不可哉若當時諸侯則去文王蓋遠矣如五七歲有不忍人之政亦當時之文王也故曰是文王而已猶傳所謂桓文湯武之類是也孟子之見亦卓矣嗚呼孔孟以道權事故當時

後世無不可知之事事不足以權道雖知之有不可行之權如禮樂征伐諸侯十世大夫五世希不失矣孔子傷其漸云耳由辨之不早辨也不然周之盛時天子廟諸侯貢大夫供職孔子何不非乎凡王者之興不踰五百歲至周七百有餘其數則過也孟子傷其事云耳可以見而未之見也不然五百歲而無王者則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而處孟子何不非乎至于後世公孫弘王通之徒獵孔孟之學以自名其料事于智

似矣不可與之言智也弘之言曰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夫周公作周數世矣猶有商頑至于數世天保定矣如此其難也五年而定周公所難弘所易弘言可信乎王通曰十年平其盜富之和之三十年禮樂可具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出于富和是何禮樂之易也必以富乎鐘鼓云乎哉玉帛云乎哉通以為言通言可信乎由是言之則事權于道道無不知也孔孟以之事出于智智屢則敗也二子以之雖然聖人之

言以道權事其始隱隱一日而白豈不如日月然矣乎其弊也諸儒若溼巫瞽史且立徵兆若曰五稔之後陳氏必敗十世之後齊莫與京如是當黜之黜之何由曰非道

行祖宗故事策

人君視細務如視四肢保故事如保元氣四肢廢猶可以活身元氣一壞吾不知其為人吾觀漢唐之策而悲之非悲其事也悲其壞故事方漢之興高帝文帝自有

制度蓋焕如也後世相非其人而變之相晁錯變侯國相張湯變布幣相元成變廟制所以變者欲為是新奇也景武知之則聽之孝元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則不舉非其法則舉之非自廢其本哉是數相者意氣自用反指高文為無謀蕭曹為無策也噫太甚矣方唐之興太宗之故事真可法也後世相非其人則更之相張說變府兵相楊炎變租庸調相王涯變茶榷所以變者欲冠冕前代也玄宗知之則聽之德文二宗知之則

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唐之諸相變其所可變行其所可行非識大體也是數人者反謂太宗為未審房杜為備員也噫亦陋矣由是言之漢制變而漢日衰唐制變而唐日壞故事何可不守也彼諸人專務變之不自悔罪豈徒有負于前人抑亦自負不少也雖然誰謂漢唐無人有人而適不用或用而不盡可為千載惜也條故事如魏弱翁識故事如蘇瓌明習故事如侯霸言合祖宗如李絳雖其言藥石畧聽用之惜其不盡也噫此漢唐

止于漢唐而已乎惟國家祖堯宗舜一時大臣皆中外望也以明佐聖利澤萬世甚厚甚恵然歴守一道以為必用故事必法祖宗如良醫之用藥方多取于古人不自用也故榷酤一事也淳化寛之其後屢寛之籍田一事也雍熈行之其後屢行之至其他大者難以徧舉宜乎霄壤而視唐漢也玆承明問以本朝典章故事并諸元老之嘉言當官之建議玆事體大願陳其槩嘗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體體之不同則事不同商尚質周

尚文周公非不欲質伊尹非不欲文體異也故今日之
事有今日之體也祖宗之朝元老大臣聲嗟氣咳猶足
以澤天下如魏公議邊蜀公議樂滕公議用人司馬公
議役石守道議原本缺蘇明允議機權至种隱君又議道
議治議仁議禮義凡作十議皆十世龜鑑也若上數公
之言卷之則可以高一時舒之則可以範百世安可不
舉行也雖然今日之體又有要而易守切而易用者三
事而已所謂罷羨餘斥珠玉審刑罰是也李文靖在真

宗時嘗謂四方言利一切不進持此以報國當時何有
言羨餘哉潘美在太宗時請發渭川之都斤採珠之民
當時誰暇及珠玉哉王文正在真宗時上與議刑遂增
諸路刑官則刑罰之審有三代風矣是三者之急務今
日行之宜饑渴之不啻也主上睿聖加惠四海者由祖
宗故事也故斥珠玉而不進罷羨餘而不用戒刑罰而
不濫則李文靖等之策獲伸矣若夫漢唐之議家法故
事已畧陳于前矣嗚呼相距千載太阿一沉可以刻舟

求之哉

資治通鑑策

或謂先正司馬子曰衆人雖尚子書惜乎言雖多而太迂也司馬子曰聖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奥而不能通也是以齟齬而或窮子患不迂耳矣嗚呼司馬不患衆謗而自患其學不畏衆言而畏聖言是以在元豐之際勞形怵心馳騁上下千載間討正諸史當時未免病乎迂也故深研窮諦於是時有是事善可法而惡

可戒然後取之世謂之編年歲以首事以時繫歲以事繫時例見於彼凡立於此此之謂總目也一說之真衆說之偽真偽相駁也前志為有後志蔑焉有無相盖也今一語伸其中有無遂明真偽可了矣此之謂考異也為編年為總目為考異此通鑑傑然於諸史之中所以資治者歟考異班范而下字舛文誤纖悉破碎雖古史有彈誤者有正俗者有弼謬者然自吾觀之不勝其煩也今考異之書辨同析異其功自名可謂不細哉其煩

不可徧以疏舉吾舉其槩者所謂天道之疏合人事之怪異變故之推移月窮日廣庶乎有益也按漢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髙允謂五星附日十月日在寅無所謂金水二星者考異以允言為正唐元宗十八年正月建酉歷家謂是月建戌無所謂酉者肅宗上元建丑祀圜丘歷家謂是月乃戌無所謂丑者此天道之疏合有以取正也按舊志之言曹爽窮治何晏使晏書獄肅宗面叱李郭李郭仆地錢鏐坐答諸吏諸吏怨望考異以

今志為正則人事之怪異於此可詳也太平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歷以為四人未見其五也劉守光為六鎮推尊即拜尚父舊志以為晉氏所推未見所以為六鎮也穆宗二年集諸道兵六七八萬白居易以為計七八十萬未見所謂六七八也此先志之不一與變故之推移於是可明也

鄉飲策

禮所以裁節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

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于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于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徜徉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榮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象也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面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次不徒飲也玄酒在西壺篚在南勺幕在邅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

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為是廑廑也所以裁節民欲致化之由也

鹽法之弊策

天下有二病上知之下知之知之而不去何也勢不可也上取民必有以病民不取民必有以病國欲民之不貧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無財欲財之不竭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必困此二病也未嘗有兼利者也而

況夫鹽之利害利害之巨者也增其額則民納之不繼寡其取則國用之不給此執事之所患也請得而議其說夫執事之所患鹽之法弊非實弊也勢也其貨滯非實滯也勢也貨滯則縣官不便法弊則額戶不給貨滯矣愚為之策曰貿而不積宜行唐常平之法乎蓋官開糴而徵其直則商多至商多至又百途以誘之陳陳之鹽無有也執事何患貨滯哉此便國之法也法弊矣愚為之策曰緣額益分宜師唐多亭戶之說乎蓋游民集

則亭户衆亭户衆而額户之勢分勢分則輸緡於縣官益均而輕矣執事何患法獘哉此便民之法也夫一舉而國與民皆便計司何憚而不行也若夫管仲兒寛劉士安李巽張平叔裴休韋處厚乃當時一切之議正執事所謂利於昔而不利於今者也韓退之曰鹽之利病事貴精詳不可輕策故愚惟建一策陳前執事聞於計司顧惠蜀民莫此為大

內重外輕策

問漢制九卿出為太守二千石高第入為丞相所以均内外也然有出守淮陽不受印綬願出入禁闥者又有出守平原雅意本朝内不自得者其故何耶唐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又有政迹者除京官亦所以均内外也然入為王官則當時有登仙之歎或出而外補則家人有降晚之恨抑又何耶恭惟國家聖聖相承深監兹獘選用人才靡間中外淳化詔旨紹興聖政宏規具在垂法萬世肆我聖上纘承丕緒臨御以來凡久次

中都者使之更迭補外以治民考功厥有治效著聞者則以次収名旋加甄擢徳至渥也然而重内輕外之獘猶自若其說安在豈士徇習俗廉退之節未厲而貪進之風日競邪抑朝列有定著州縣有常員除授或輕徼倖者衆外濫則内冗耶不然何方來者無以處之而重去者猶揔揔也且監司守令其選亦重矣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國初朝臣分治劇邑行之于今其于人情所安否乎或謂不歴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歴縣令

不得任臺官給舍雖時移事異其說可行乎夫天下之
勢如持衡然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倘欲輕重適平
無偏倚之患疏源導流要必有術諸君講之熟矣願茂
明之以觀通世務之學

對言後世内重之弊者當言輕内之弊不當言重内也
夫使上之人誠重内選而不輕畀天下之士大夫也則
士皆策功自見于外以求超躐登用于内矣如是則不
惟内重也而外且得人焉則外重隨之矣惟夫用人于

内者其名若重而實輕焉是以卒至于内外之俱輕方一男子而皆有覬倖王官之心焉是猶謂之内重得乎愚甞汎觀天下大勢而竊慨嘆于士大夫之弊矣請因明問之逮而深言之雖然亦將先要諸古人公天下之道而後及于後世之私者焉其源流有自來矣夫自典謨而降言治之近者莫如周成周之盛時至治之極于斯時也周名毛原在朝端藹藹吉士在百官其相與圖謀于上以經理一代之治者亦既悉矣其于外之官吏

雖無事乎一切之區處若未害治也而猶必取天下之

賢者以與天下共之盖其公天下為心不獨私王朝以

自隘也故周公立政一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

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以為有常之事其選無異于

三宅焉夫遐陬僻嶠卑官薄職委天下之賢而俛居之

無乃有所不安于心者耶而當時上下莫以為異盖文

武周公惟知擇天下之賢以供吾事不見其為内外之

間士大夫委職為臣亦惟知盡吾職守而羨慕決擇無

所措于其間也况有如文武為君非棄賢之主周公為相非蔽賢之相其心事暴白于天下諸侯無相周公猶出居之以主東諸侯况其餘乎此成周之世所以君臣上下相怠乎直道之間也馴至後世無復古人公天下之意矣朝廷甚尊郡縣甚卑然猶可誨者曰所以重王朝之勢也萃之内地列置之天子之左右皆天下之選也吾以為雖非天下之公而猶未至盡出于私至末流之弊内重已甚而士大夫皆有慕内之心上之人又不

自愛其權而輕擇焉于是人人皆將苟得于其德業之所不逮内重之源于是為後世深獘而秖以為内之輕矣徇耳目之見者不深考其故而又欲任意矯枉于其間而尊外之權首抑則尾揚左支則右仆心有親疎則内外之獘如相倚伏于無窮此漢唐君臣所以徒自紛紛而卒無補于天下國家也吁成周之制其不可復乎夫後世之有天下吾非敢盡責以成周公天下之法也蓋使後世而真能重内抑外亦有可言者京師郡縣之

根本也根本治則枝葉將非所甚慮矣彼其建爲公卿大夫列爲百司庶府豈顧不重哉然所以有是者初非爲士大夫計皆所以爲天下計而其權蓋出于上也自夫上之人不重其權輕用之也則任官之本意已失始以朝廷之爵禄徇天下之士大夫倖門一開則德薄才卑者皆有思出位之心而睥睨于其間謀國者不反求諸其上而徒歸過其下一則曰是士大夫風俗之不立也二則曰是士大夫心術之不美也是豈知拔本塞源

之道上之人抑有可加之意乎且朝廷職事清望之選豈非擢置天下人才之地二三大臣所當求下而非士大夫所當求上者乎今世之士一登姓名于仕版則皆不安于州縣請託營謁不遺餘力而其黨緣稍足自致其身者則急起而乘之往往亦得之矣一日而致身内地焉近者一二年遠者三數年視寺監丞簿如探囊取物矣而其久者亦從而為之日月敘遷不幸而畀之外焉亦不失郡刺史郡守之權視役身州縣跬足以進而

竟老死焉者相去何啻倍蓰也夫樂貧賤而輕富貴是惟聖者能之也如之何而責士大夫之輻湊乎此而異其俛首帖耳乎彼也哉今世之官德薄而位高者可以無愧何也德又有薄于我者也亡功而厚禄者可以無慊何也功又有寡于我者也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而人皆曰我能為之萬鍾之禄至貴之奉也而人皆曰我能享之吾不知其果何習而見于四維方張之時耶夫昔者帝王之世所謂爵禄品秩非以應士大夫之求而

選賢登俊皆上之人所好自為謀耳自一命以上莫不知盡其職而自以為終其身故上之建官分職坦乎無所徇于下也下之充已厲行確乎無所徇于上也後世僥倖之門未免一二可乘得之者或不足以厭服人心則繼至者已動心于其後矣援迹相尋來者源源而方無以處之上之人又從而遞遷迭易區處焉以求當其欲是豈所以振肅紀綱而尊嚴朝廷也乎朝廷不尊羣吏無乃懷茍且士大夫而有貪冒無恥之心乎員有常

限來者無常數也具已至者路壅于上而不得進欲進者肩摩于下而日未已也若是則盡朝廷之官若之何而勝處故愚以為誠能廣至公之道抑私絕之求毋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與任實而不求名循名而必責實如前輩所謂官爵非房闥中物以抑天下好進之吏則內外果重矣必察守臣之有治效而非名實不相應者使之為郎必縣令之居官可紀而非以覔舉至者使之居臺察六院之寄必天下之有道術行藝者畀之清要之

地則凡為國以吏而分職于外者皆知盡心以求得於內而思所以自見于世矣若是則不惟內重也而外且重焉均內外之策孰大于此者不然徒見士大夫之奔趨內地也而欲反其道以重外焉則唐中葉以来其弊可鑒矣上方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而講宣洪化之地且與植立此公道維持此公道而愚猶喋喋如此亦深惡士大夫風俗有未滿人意者耳明問以公直策愚愚不敢不以公直對幸執事以復于上

科目策

問漢初之士尚權謀喜功名而遠道德然時有磊磊可喜之節中世始興學校其後經術章明矣而世俗頽靡日益不振唐用科目為主詞章中間無慮三變乃始大成及其世故每變輙下文之盛衰與時不相關何哉惟成周之士但論于鄉或選于學人才藹然何其盛也本朝取士近酌唐制學校之法遠稽成周而損益之二百餘年得人之效昭昭不可誣也近者廷臣建議以士業

苟且藝實漸廢欲因今科舉參取而更張之以孝悌廉節行義明著淹習經史通于世務別為兩科取鄉舉三分之一為之籍以隸于學以才實察舉于前以歲月作成于後畧倣古者諸侯貢士之意而所舉之人則屬之卿大夫士與耆老之可信者或謂俗敝久矣虛偽之風殆將偕長夫漢崇學校而郡國猶存察舉唐用科目而方鎮猶許辟置何古行之乃今不可歟將其為法科條固殊可以並行而不悖歟三代之才教養作成書考論

辯賔與官使本末源委盖深遠矣至其植之風聲以興起一世之士獨存乎法度之間歟夫欲得人無漢唐之美而駸駸乎成周之盛且無變更之煩無末流之弊亦有自乎願諸君熟詳之

對論取士者不正其本于士之心術而舉其末于上之科目未為至論也夫士之心術其變甚微其所繫甚大邪正亂于下則取舍惑于上天下國家治亂盛衰之勢實關焉古之人推其寛大樂易之美意以開天下忠信

誠慤之良心與之相求于風化之所及而相信于形迹之表科目則未之聞焉耕釣漁鹽之夫誰其舉之而加諸上位南畝耕耘之士誰其試之而烝于曾孫來止之頃豈非三代風俗敦厚忠信誠慤之心不離于天下故其意向交孚莫或猜貳人才之盛隨取隨足而遲疑之念不置于其間後世人主習聞三代賓興掄選之詳而失其本意之所在于是自漢至唐科目繁興而士益以不如古曾不知科目法也意存于法之外則天下之士

不惟自信其所學上之人亦有以信其下一以相繩士始不信其心而上之人又日疑其挾欺以求合吾之法矣嗚呼秦皇漢武以法繩其民民猶望望然去其君以基禍于天下今其人曰士而獨以法取之則邪正之雜糅賢不肖之混殽使上之人公受其欺而私病其乏才者亦患之所必至也至是而後知科目之設固以壞學者之心術而取士之弊者當參夫心術之正不正而竊慮夫變法易政者秖以益其疾耳雖然後世之學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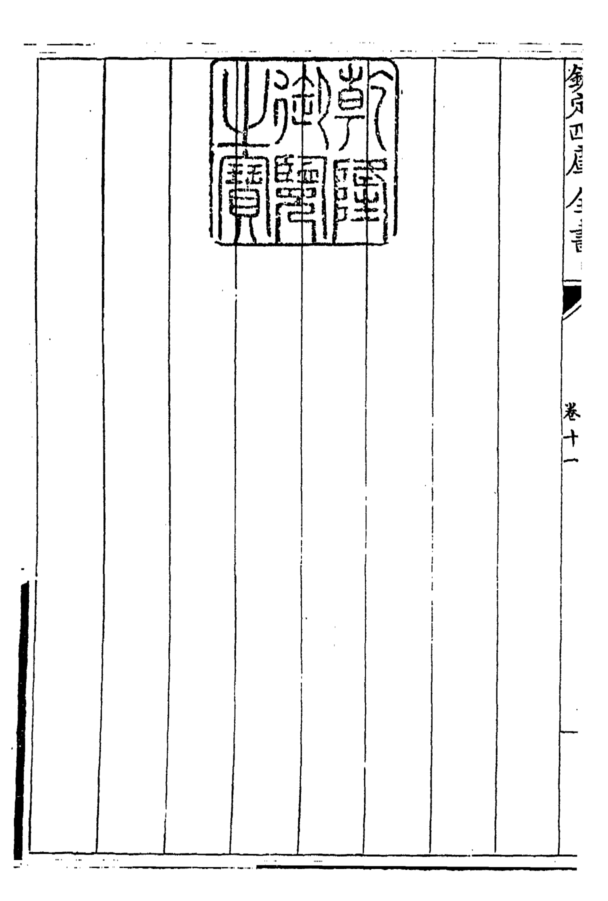
心術甚易正也亦甚難正也何謂易葢昔者異端邪說迭出于天下以聖賢之言行汲汲皇皇詔告學者而莫之辨自董仲舒韓愈王通諸君子相望于數年之間而淫辭怪行不得並行于天下諸百家不得怡顔於六經之側非聖人之書曾不得近學者之耳目而闗學者之念慮于此時而欲正人心術誠爲易耳奈何利禄之餌垂于場屋標目之揭多于有司高者以其道可侔伊呂卑者以文辭俊雅名之天下之士爭先投牒聒然皆有

不自安之意廉耻之風掃地無有然則士之心術自唐以來誠不易正也肆我國家取士之制大有古意設科之名悉倣唐舊每歳貢舉畧為三年詞賦經義之外不為多端以責士子此其微旨固已見於科目之病夫人也惟夫三綱五常之道本原於人主之家法忠信誠慤之習表儀于朝廷之公卿大夫文之以禮樂養之以學校凡所以動盪人心而正其趨者無一闕焉厚其心術以養于平日時出科舉而收用之三代遺意蓋在是矣

乃者邇臣有請欲别為兩科歲舉士子而肄之學其所舉之人則屬之卿大夫士與其耆老之可信者是蓋深病夫士之藝實漸廢而求所以革士之獘也愚嘗以今天下之士風察之竊以為今之取士不在科目之未嚴而在乎心術之未正焉耳今天下士風何若哉賢者有所避而求晦其所得不肖者為無忌而虗偽亂真其修之身行之家者未必非佛老寂滅之説而筆之于紙者無一辭焉其發于心害于政者未必非管商掊克之事

而形于牋記者無一畫馬上下習熟肆為欺詐而莫之怪凡此者皆其規規然求合于科目之舊習也心術之論愚安敢自廢其說于人才未用之日哉大抵人之情常怵迫于法制之微文而潛轉于廉恥之公議今天下之士學于師友而希進于學校貢舉者彬彬然三歲大比持聲病剽竊之文偶中程度則求官選部如責償然雖文彩華如張昌齡者不之問也學校養士飲食起居之際苟能循循默默以消白日者皆得以行藝著名於

籍求其講明有用之學如胡安定教養之法者又未之見也執事誠採擇名望不專文藝以革貢舉之浮薄掐進諸生誨之館下以漸𢒼學校具文之末習益自修飭誠意正心之大學而不徒事于區區科目之文數年之後其士風近古十年之後卿大夫必有可深信者兩科之設其在此時乎惟執事次第圖之毋盈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謄録貢生臣吳壽康

九華集卷十二

宋 員興宗 撰

書

與諫議殿院書

某不佞本有志聖賢之學而托諸深山家貧困餓是以在此亦欲遂充其學以報吾君此其素所蓄積也故聞天下有學古忠篤之士則必皇皇而求之求之既得則必熟復而觀之其皆是也然後退焉而無憾況今天子

所寄耳目之官非學古忠篤者能之乎側聞諫議殿院之風學而有守議精而不流四方稱焉故陛下用二公於篤老之餘而處之以百官之劇豈非亦欲望四方之所以望二公者耶比者聞二公既外其身以報陛下如辨歸正之士至於一至於再可謂不負所職矣然今有大可疑者衆舌嘈嘈喧不得止僕而終不言歟是外乎君子也言之不正歟是欺乎君子也夫欺君子而外之衆人不為而僕忍為之乎故敢為二公一吐之其事之

有無雖未審詳即使有之亦甚可懼也蓋昔曾覯龍淵之用事天下謂之曾龍而不名方其盛也搢紳奔走顛倒衣裳未貴者倚以為資既貴者託以為重宰相不知非禁路不知詰輦御之側囂聲沸騰雖晝鳴鶚而市列虎莫駭於此者矣佞媚之極下上一律故時人以為寧觸中書無忤二父者可見其權勢之烈也賴天之道陛下之明分北而居之一則以死而一則以衰今者不知何人謂覯復有入都之命遠邇張皇不免震懼蓋昔張

放驕溢欲留京師而薛宣不可僧直倖幸欲雜士風而
江教不聽豈堂堂天朝獨無宣敎之臣乎况吾二公見
司國憲者哉或曰是曹有勞奔走於潛邸陛下非忘勞
之主也非惟終赦之亦終用之耳不然則是少恩是不
知陛下以天下為家不以一已為私使是曹信有奔走
之勞曷不以金帛厚之以名字寵之予奈何必授之柄
以疑撓海内哉彼兩人者前日襲權勢露恩私朝廷每
下一令用一士則必唱言於外曰是將非我無以為也

此於古法當誅陛下幸赦不誅矣昔太祖世軍校史珪
始見信用其後肆威作福遂一斥不振陛下今日待覿
之法不有太祖成法乎二公何疑焉此事既著凡在官
者當面諭之屬以不肖人微位下近申明歸正之士未
見俯從今茲喋喋則又似舉一毫以揺泰山也退思今
為陛下所重者莫過臺諫羣臣取正者亦莫過臺諫臺
諫謂可留天下必惑臺諫謂不可天下必豫可否在二
公之一言二公何忍遂終不吐口乎深恐羣邪之萌滋

渝訿訿階此復振未可知也伏惟即日興念啟之辨之率善類而拯之無不宜者請受命

上虞丞相書

敬聞外論浩然歸重邇日力挽同列之舉一以示協恭之意二若捨是翁則他人益可慮未必更有純篤者三上前同議大事若體理未安兩人尚可執論回天意彼去則上必盡畀先生以難繼之事孤介爭之則愈難不爭則羣謗必興今如此區處之甚善甚善外論盡云即

日順動此無他蓋見朝廷近日稍稍諸將起廢及建節還節等事此事何預順動而外言乃爾度必有諸人伺聽於門下者今從庸衆之言則多玩弛從𥚃闔之論則必生事二者咸不可用蓋今日之事當作一意守之爭於上前亦只一意何謂一意順動不可一日先備禦不可一日後是也伏乞鈞意再三深惟之外論近日宰執爭權貨務闕子會子事堅卧不出此事雖草草然是人畧有虛名前日與子淵說先生畧加曲折甚善見說皆

一二販者作之使然況闕子會子利害卓然若歸朝廷則版曹平日為無策前後手足俱露萬一有緩急則誰受其害者此與臨卭鹽闕子大意畧同況諸司告病已久乎外論王天覺林井等事甚喧或云朝廷皆有以賞禮之此法不可長也若果是諸葛張兵必不先畫陣圖從邪徑見說諫議已具姓字面奏不可不知也願再三審諦之外論甚渴王泉州之來今聞移信守豈欲為之漸耶日已薄矣先生孤子無助之狀如前得張嚴州之

書甚以為憂也

與黎守馮縉雲當可書

某再拜某少駑緩自度無以力於他技所以求𦘕今傳後者獨惟文字然心之所向者衆所棄也故文日蓄而名日晦道愈積而謗愈来最後得一第於奔走患苦之間衆則曰某於筆墨第有聞矣材士也不知先民之所以自立能浚源而導根者用此與否是以踧踖退而深悲其道與夫今世之士行溺於俗而文聒於時是誠不

足與深處假余處之而久久遂化則將并喪余之有使余悲也如是者思之有年因觀乎聖賢自得之域則每至於自處而自嗟幸也側聞閣下之風而猶有以起我其文高以宏其氣浩以潔世愈相濁而公愈相違斷合乎古人而步武之是閣下之道誠有感發乎吾之中感矣吾道之不衰也不有倡焉則有繼焉無忘其倡無怠其繼余其可以無動心於此乎凡世俗厭棄而不樂者閣下既有以深樂之吾必將有以樂之也衆作徇外而

不已者閤下獨有以已之吾亦將有以已之也知之則易革之則難耳嚮於丙子之冬見公於磧上有言而不究前此又值公於道周欲語而不暇惘惘注視若深念子者豈亦有取於寂寞者之言乎今輙裒近作數篇求教左右此皆因時之言雖不能形心之微然亦可見其志道之髣髴也伏惟幸察

再答縉雲書

某再拜某不佞念慮鄙外自度無由合於君子之門而

執事乃貶抑情文奬許過盛待之以庸衆之所不能約之以古義之所必至意謂足以振斯文假若先民抱負者之當此也猶然再拜云云以避而況於僕也哉蓋道德之源注而流也世必有任而興之者任之乃人而興之乃天天與人相因而其誠篤其慮徹不言則無以為教彼書言之未立也吾與兹人並生而食也並息而作也兹人之惑而甚至於無知而吾之書言廼與天地並其道其教實尊且嚴如此君子矻矻造道一日足已而

致乎且若是者其難乎其易耶如之何而忽之不幸世無孔顔而此道日隱荀孟之故志世尚不知祖之間有祖之者則世更非且笑之矣以為是不可繼而人欲繼之非誇則誣吾不知先民之初能復性以立我者其始異我乎否也今執事之書以為窮居弔影之日久寂寞無所事則棲心於簡册求孔孟之所以自為與誨人者甚矣閤下之心誠有類乎先民之心此某用是不以斷一世者斷足下且因以足下之自勉者而勉職也昔韓

愈子可著書而不肯著必欲俟五六十而為之其後五六十而書乃成幸也愈粗言之而世傳之其不言而可憾至今者吾不知有幾終未若有書之完且好也聞巧官祠甚善甚善公能有言而世終有言吾願與二三子鼓公之旁而張公之軍也所謂二千石者能為馮公榮耶願幸無忽

答漢州教授程用之書

某久困塵閭未盡見當世作者極其至求之非好古篤

道以聖賢自責未必有此豪傑也雨霽矣頭風滲滲連三日念一見不能也公能不以疏數責我乎得教墨清風俱來披之不盡尺幅皆簡遠具思致寂寞之音近世不言矣非惟不言且諱之也入之者雜仍之者流其皆然也其又何訹然吾道我立聖賢我師是不可不勉也力之則是即之則至矣願用之勉之僕前開口輒以論著者以是自決耳信不信皆不計也自盡自質於聖賢耳矣僕生年四十餘俯仰西南求如公為友者今才一

二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僕以古道望此世僕豈狹矣乎

某白

上王太博書

先生知人之情乎人之情與其輕信人邪寧其自信也

所信在內不在外則無往而不自信天下固有明智者

非遇天下之明智不合也故君子之道未明則不輕於

自信既信則不輕以告人此僕所以默默於當世而未

嘗有言也然嘗竊窺湖海千萬士如先生之明智者巍

乎其至斯於篤老之士必能內信而自合不俟僕求信而輕合也是以屢欲言而重發之以俟乎君子之自信自合也先生顧聽之夫某決非好異者也其心蓋大欲矯拂近世之學使漸希於聖賢之域僕誠有守乎爾也蓋世實資道道者經世者也文者載道者也誠者達詞者也學者尚誠者也志者敦學者也而近世進士者之學皆競乎媮隨浀涊藻績之言可謂流俗而不返矣志輕故學流流則易糜識冗故詞雜雜則易散文鬱故道

畀畀則易晦所謂無其志者無其本也無其道者無其終也其本不立其終不明近世咸以是自鳴而爾雅之詞於是乎實衰其在上也不以救其在下也不以悲此愚之所以忽忽深恨聖賢之遺於古書不敢自棄且自畫也世俗矻矻不可變如此非求天下明智誰訴之而誰列之哉恭惟某官志大而語周明言竭論碩厚俊偉常見推於朝廷而先於諸老矣今猶以為未也淵然而思惟其古之求倏然而辨惟其學之明遹者某蓋嘗以

樸素迂遠之才列於君子之前判乎其若自合也豈非明古道處今世近時所以不取者先生猶有以取之歟今行李刦刦於外大懼無以稱門下恩恵之意退衰所為文得古論古傳賛道編共三軸猶有近作不盡精純之意欲急求通於君子是以不敢自後者若夫寂寞之音簡古之義史遷韓愈之趣有若能紹明之者請繼今以陳

答洪丞相問隸碑書

某齋沐再拜判府丞相大觀文先生邇者伏奉鈞教忘其不肖咨以川蜀兩漢碑墨之所從出及古文竒字至於種種㫖意諄復被教之初伏念旬時至於今茲既月乃曰矣非不能答懼不能詳也不詳則遂虛大君子之誨是以臨發輙已發則不敢不謹也敬再拜以對恭惟丞相於時為通儒於名位為獨絶於經誼則閎而深於史學則博而嚴於箋傳集類兵家厯法農工國記星官醫藥之書與夫釋老異家之所傳授經目則無所不考

考則無所不詳今則擁百城坐大鎮自公之暇尚恐日月之易窮念訛刻謬書之病耳目且欲一而新之也則又取周秦以來聖賢英烈魁雄之士名世者彝鼎畫鼎篆分隸之文荒林遠野祠鑱冢刻之實約其義而黜其衰剖其原而博其趣題端跋後解蔽徹疑丞相衛道博古可謂篤也已矣近世所無有也然丞相所以下詢數十條者文有主字有體意各有出謹先具其知者畧其不知者蓋不敢以不知為知是不欺於門下也竊觀

廣漢巴郡蜀郡漢中益州犍為皆漢故郡也郡所發之碑皆漢故物也自巴郡太守張納功德叙故在巴郡巴今利州路也然漢之巴郡則在夔之忠州張飛容嚴顏嘗為巴郡太守乃夔之巴郡爾似與張納少異也今當以漢之巴郡為正自廣漢蜀國李翊碑在今渠州屬郡屬國李夫人碑亦在今渠州觀此二碑疑若夫婦也然一云廣漢屬國又一云蜀國都尉夫人其名位俱不同矣近得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侯音候字從侯漢有衛侯

北軍中候是也從省文耳此真翊妻耳但不知丞相所
收所謂都尉李夫人者與此少異乎若其無異則為翊
妻明矣。自司隸校尉楊厥開石門碑，武都太守李翕折
里橋郙閣銘石門者，興元𡶶山之東也。今厥碑在褒城
斜谷前人，亦謂之褒谷蜀使五丁開道是谷矣折里橋
郙閣銘，在利州西路興州趨武道上。武都，漢白馬氏之
地。今階州即武都也。碑立於波，夷江對，至今猶儼然，漢
之巴郡，乃今忠峡之地而巴郡太守樊敏碑乃在西路

雅之石馬益州乃今犍為瀘敘之地而益州剌史高頤碑乃在雅之嚴道永元磨崖碑雖在嘉之夾江有字無志猶唐蒙入蜀碑雖亦嘉之龍渡今有額無碑也如此可憾者甚衆斯不可以筆舌盡矣丞相所詢之碑凡二十有五今所知者凡十有六大都見於別録不知者凡九丞相所未及詢者又有五焉東漢為將軍碑在嚴渠碑字為衆隷之冠蜀之先達皆佫其法焉建武何君碑近世鋤墓者得之比衆碑為最在雅之嚴道又得大夫

碑大夫者褒也在今資州資陽縣閒好事者竊去矣黄龍甘露碑隸法可觀碑亦稱之眉州故石也一二大家能有之去而不出是必不凡矣緜州梓潼道上有雙闕或云孝廉闕或云使君闕高二十尺有咫比王稚子表者為壯大夫士過則必式信其古也此五者丞相宜有以洛焉不得則有以求焉可也今先以數種呈納昔王回深父嘗集故蹟遺文曰物莫壽於金石金石誠壽矣然猶不足以保其外予嘗閲古鐘鼎舊家碑碣之文以證

諸史及他傳記襃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文采雅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槩耳曩所聞者磨滅殆盡今所聞者後數百年又磨滅者幾何也故采其備者首尾以編之彼深父㓛㓛有意於古至於拂性苦形收拾亂墜守之以勇而求之以不止自金石而詮為信書宜其學之充博也是以歐陽子洛之以集古之半訪之以娑羅鼓之異事質之以汝陰顔氏之遺蹟蘇子容叩之以表三老之故碑而宋

次道吕縉叔原父子原叔之徒望風屏氣直不敢與之抗也稽古之功其可泯乎且回以一士稽參散逸猶能傳當時而信後世況以相國大臣窮研廣索科條畢理裯重畢去斯亦可以左磨史蔡右悉鍾張矣誠集古編所謂有力而好好而至者近世之所無有也丞相既有之矣又篇末有曰請益之詞且君子有道有位位有窮畢而道有精粗得道之至者識通以明是以天下求用不匱故名位一切不施乎此自非然者上下之分安可

亂也丞相今畧名徇道於是至矣然某非求用不匱者也傳曰借聽於聾求道於盲聾盲何有而君子乃求借之乎然感意不可以虛辱念終不言則愧且無日矣丞相之所引若隸碑之堯祠請雨碑所謂鮀所謂二九之戒所謂名曰咸池之歲所謂禕隋在公之字所謂兼齒雅之説所謂闕幘所謂年壽所謂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蓋漢之士習漢之故去先王為未久也宗廟朝廷之間大羹之敦玄酒之尚疏越之音風氣淳厖是以出

言有稽皆無章句以破壞其體則宜其字語之可觀也其轉彖旁訓若異而實同不可不察淮南訓鮀魚為異魚集韻亦以為然魚從龙乃古義也碑云二九之戒蓋年數也張平子東京賦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宜其戒也薛綜注曰元成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故曰二九也然則是隸其在建武永平之後舊碑載歲在戊午名曰咸池一也而名則有四以星名者司馬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晉志咸池曰魚囿是也有以地名

者劉安曰日入暘谷咸池是也有以樂名者莊子皇帝奏咸池是也有以歲名者淮南天文訓大時者咸池也咸池為太歲今碑云歲在午曰咸池其淮南所謂大時者乎碑云禕隋在公取詩委施委施退食自公之義也不曰委施而曰禕隋乃韓詩内傳解直禕隋三蒼注云行步依動貌也漢字通訓蓋千百矣如解后不害為邂逅之類禕隋豈害為委施者乎年壽者眉壽也齒雅者齒牙也儀禮凡紀眉作年禮記引君牙作雅然則隸文為兼究齒雅

永享年壽者年為眉雅為牙其義可決矣凡幘覆後巾也東漢志云耳宜關幘為傳講之巾也至若咀嚼七經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非吾夫子不可當也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也豈非謂七十二子乎書五六六七之云猶左氏謂二五之偶漢書謂四七之將碑從廋辭所以為法也先儒曰六籍熄於戰國焚於秦逮於後世學士不見中間之信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自能哉吾未之見也借是而論則稽事博者其要必正用

功深者其傳必遠凡取信於史傳之録者舉未必真今吾得之千載之藏碑樹冡刻之間則無不真是誠可信者也且以唐逮今未能五百餘歲若依載傳考之則年位歲次名氏圖牒山川風域成敗之由叅錯不齊若十指然况唐以前其失可名也哉是則碑不可以不徵傳不可以不信也某近述史考差失近數千條是皆史氏口傳耳剽一取小家浮剥之失病至於是而何有於本事然則丞相徵碑之功下詰衆史猶羣星之一月矣甚

盛甚盛丞相於道學史法兩見其備味衆人之不味其功卓矣此門下若不肖所以欲附名於言端而托諸不朽也詩云跂予望之傳曰伊其稽首不其有來乎度旦夕裝治復歸大庭敢致稽首有來之願而伸跂予望之之心獲卒所聞於前斯又大幸也尺札奚宣所悃哉惟丞相所以察不備

上都大書

竊觀近世外司庶府辟名賓客雖有古之禮而無其法

有其法而無其意至於比年則禮法意俱漸衰矣此無他求之者名未甚優而應其求者實有不副故也古者賔主之相值甚貴而不驕甚賤而不諂奔走不憚而慕義無窮豈為勢利回哉雖區區之唐諸道幕府辟以處士來石洪以山人顯未嘗問曰某資未入而某格未合也故唐末辟名之禮與其法意猶雍容可覸不若今時漫漶紛沓而俱亡也諸路帥臣監司之客不惟人品之論而惟資格之拘不然則以勢劫者也不然則以利

傾者也不然則親舊桑梓之私者也其有卓然才行溫
實主者欲首薦而不得則輙拘資格乃止故曰辟名之
禮與法意漸衰於此耳今先生特立獨行所以自為者
皆前修之典刑進退不依乎勢卷舒不襲乎時是以雖
某之不肖一旦獲受知列於門下使某名字暴於蜀而
不愧者知先生有以取之皆非取之近世資格勢利者
也凡古之辟名禮法意三者已粲然而陳前矣在上者
養待之甚優在下者名實之不副某夙夜無以處此邇

者又蒙許貢以辟書而達之二府則是荒唐寂寞之音収録於夔雖未必能中韶濩而已可一警世之瞶瞶者矣豈非某之幸而亦蜀士者之勸也伏惟幸察

九華集卷十三

宋 員興宗 撰

書

上執政書

某旬日不得瞻見正以病餘不任奔走連日見欽夫一再相會因及時事亹亹無有不同者彼來自閒居其聞見廣以確其心虛以靜其說詳以密一一得藥時病之意既退自喜以丞相先生薦進為人大君子毋務舉用

如此更益求其比則善類或有盍簪之理而事功或有植立之象昨日聞其朝辭為之悵然此於欽夫自為謀則善於大臣謀國達人之方未安也今日又得魏元禮書以為此公學有本原識大體若東閣留其從容所補多矣蓋一士子之進退同類因之亦以卜已之進退已之進退天下之休戚也安可不慮相公平日一意王室惡人避嫌惡人選愞默默今當反復思之豈其中自已得九重之決語乎外人不得而知愚不肖亦不與知也

不然安可不辨外間但見近日王泉州杳然無名用之耗悠悠善類無所終溥不免疑懼某等負壅蔽大君子之責固不足恤所深恤者相公之相業當先此也聞之君子曰大人無我則無累凡以外物累心謂之私已私已者有我者也近世大臣大率私已每事不權社稷之利害先探君上之好惡此固有進退升沉之機把持其心矣是中安得虛而明乎非虛非明念欲分邪正畏謗即止邪正安得而分欲釐弊蠹拘制即止弊蠹安從而

去日夜不過嘆息遑迫視屋竊憂而已甚者事拂衆志撓四海必諉曰上意未回耳非我也姑少安之安之則後猶可為後竟不得為未可知也賢者多棄散地聞者切齒視者腐心彼又諉曰吾非不欲用某進某上弗可耳後日用之未晚也已而竟不果用未可知也此皆近世氣習之陋得固寵之私心而喪忠君之大節者也願相公急返此獘以塞天下之望且以管子之相齊猶以求賢不廣不用不終為害霸不寓內政不盡已所為則

不止安有堂堂萬乘之相不得為管子事乎今元禮之言又曰次輔爰立亦既數月未有慰人心者天下於此皆紛紛矣相公見人甚衆如此等言求之南公之中真諤諤之友也彼所謂亦既數月而未有稱者丞相可不大懼乎思懼之大以獘不去賢不薦也丞相借曰吾力未充更當引日乎可昔杜祁公衍相仁宗凡百日去位其施設可考天下至今誦焉彼在相位百日豈亦以引日為解乎丞相宜殫吐握之勞悉薦進之力則訕議猶

可及止也或謂泉州近日已加職名不為不薦其他善類將以次收用某謂泉州先加職名者乃所以啓天下之疑也昔狄仁傑薦張柬之雖老宜急用武后以為雍州長史仁傑爭曰臣薦柬之宰相非薦長史也其後卒相唐不知今日丞相之進泉州將大用之以利吾國乎抑特加之職名以利其身乎如是而為之策末矣況今羣小用事主聽不一内外訌沸曽覬去而又來安知無投間之論王朴賤而暴貴慮亦失歸正之心三衙有勇

而鷙無罪而斥則何以使人輔郡有苛而察無時而暴則何以信衆至其他含糊背理以蔽虧日月之明者不可勝舉伊尹曰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今郡城内外怨嗟愁慼起不平之憤甚衆則同志濟時治國之士丞相其可不急援之乎某今日送欽夫不獲侍言於左右敢違元禮之詞併以書布之伏惟幸察

答太學學録梭山陸子壽書

某辱來字為愛甚具何敢默乎爾也聞之夫子曰道不

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道也者吾固有之也吾能始之能終之斯為道矣然則君子之得之也如之何其始如之何其終也必有志焉不流之謂矣必有學焉不怠之謂矣必有識焉不雜之謂矣三者之一於内也奚往而不一也志之所一學斯一焉學之所一識斯一焉識之一則君子無病焉爾矣充之而動動則明明則智智則聖率以是而沛乎詞伸乎志而載乎道者也異端云乎哉章句云乎哉昔孔孟共由者由此者

也漢已來亡之矣有曰況者曰雄者曰愈者身之矣斯近之也卒不至焉斯病之也亦曰志焉時流學焉時怠識焉時雜也是則諸子已矣其可聰也僕也又出乎千載之後而起諸深山而談寂寞之道而出九華辨言之文其譏評信否其庸自幾免乎不亦樂乎吾黨之共樂也樂之在我者也今也有聽不聽後也有傳不傳吾何損益之有焉此公所以欲共樂此樂也子壽所云諸皆是已獨曰未敢有意於文而甚好其道斯道也好之篤

則言之章矣文不外斯也退之所謂未聞轡大而聲微也公其懋焉

答甥費判院恭用書

某再啓吾甥書辭之意勤勤甚矣吾甥之能有立也其致詳熟復盡所慕則古所畧則名以仍世父子之所以待我如我之所以自待不謂之知我其可乎夫君子不自欺則不息不息則無不誠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也故在衆者我之所不能惑在我者衆之所不能易不惑

於外不薄於質是之謂不欺惑於外則情勝矣薄於質則文勝矣以是為道則道且蠱以是為言則言且末然則所謂誠者其可易之哉豈欺也哉吾甥知性之學何往不裕今欲一於誠則無徇外無眩辭庶幾臻乎其至也來書謂邵子能誠其心故能發諸先天之學先天後天之學世固有其人矣某固不敢議邵子者以其簡乎情而篤乎內先乎質而後乎文者也以是所為邵子也近世學易者例曰我知言我盡數不識其果能不欺否

乎傳曰君子心小而道大若浪爲之言夸爲之名是心大而道轉小矣今吾甥之不易言者乃是也切慮切慮若某之學之年皆未可以預乎易也自今至於後日以不競不流充其不欺之實而已矣吾甥茍以爲是願相與力此勿怠

與興化林文謙之書

某再拜自尊旆南歸且數欲具書候動止都城役役竟不暇裕然度友丈既中有以相親與所以相期是必不

以書之疎數為間也負甚愧甚隆暑在候尊履即日敬惟萬福某不自量力欲求古聖賢之道植立大中之意於世故頽靡波流之後雖以多病多難輒不自已始則學焉以充其性久則性焉以復其宗既又皇焉以求於天下將以共吾之樂而樂吾之有益不敢以須臾捨也如是每一意焉斯久矣向猶未之得也不謂萬里迺見如公者孜孜矻矻推原經事散逸傳注離異不綱之意求粹其理豐其本甚盛甚盛雖然以愚不肖素處下國

既僻且嬾而其從事此道亦專且久凡其虛緣寂處日思孟軻以上聖者賢者詩書愈窮愈有雄況而下有書矣愈即愈病是窮古人之所已得與夫得之而未至而後思吾之所當得者於吾浩然不餒之實孰薄孰厚氣形於心心形於言孰至孰不至吾皆可得而察也前此既辱遇顧為出所次九華書者與老兄觀之倉卒不能畢且退又懼乎不醇也靜理年餘日加剖擊今則粗趣乎醇矣於兄不當自隱也且夫天之有斯道也故當公

之於傳道者人得之則人傳之矣身非取人而後動口非取人而後言道非取人而後致也亦曰勉焉得之則得之也世果喪道矣乎由是觀之思而未至雖雄況言而或失可也思而至雖塗之人無失可也此不肖於此書所以無讓也更旬日後淨手録呈千萬為詳復之有病焉者必告我僕非既其文求既其實也文中子想已摘出僕之書亦粗指出其本文竄去其附益剽入之陋如解繫緩轡而驥之德力見矣老兄以為如何切便見

教吾人枯槁汩没又相與談寂寞之音想為世笑矣勿廣勿廣

代人上李制帥書

葢聞君子有以高天下則天下之人推其高君子何能高人能服人也昔漢廷臣尚辯劉寛不辯漢廷臣尚争劉寛不争其不辯不争非不勝也度量寄焉耳此寛所以為寛也昔晉諸公進趨者紛然獨謝安恬然議戰者戚然獨謝安怡然夫安之恬然怡然非徒然也清凈在

焉耳此安之所以為安也故二公之有以服人人服之
其度也其静也率服人之具也此僕所謂君子非徒高
人必有以服人其是之謂歟恭惟制置容學先生老於
道德而隮於名理雖翹然處暴黠之間而不爭游談還
至而不辯此以度量高天下天下推高者也撫摩蜀人
蜀人既休之且安之下載清凈非他也以静服人也夫
公之於人以静勝以度勝嚮也漢之劉晉之謝比公其
小哉此兩蜀之士皆裹糧而見公處公清静之淵而仰

公度量之海者也僕亦願游淵海之一者夫士非徒求進非徒不進也有大賢而依之何由而不進況僕今之進異乎衆進哉蓋昔先丞相之知人知莫如公僚友之可畏畏莫如公文誼之可友友莫如公夫丞相知之也畏之也友之也皆莫如公此宜僕有求於公也況邇者天假之便獲處公之幕哉此僕慶幸當何如也昔嵇叔夜以身徇國其終也執子紹之手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是以其子託故人者也今先丞相之殉國類於叔夜公

之賢過於巨源而僕之才遠愧於紹以不孤望公者亦巨源之故也况僕有華顛七十之親聚族百指之養宜賜憐隠望望不宣

答張南軒書

某上覆近别英緒乃情惘惘蓋自去冬一病不振牽連三月亦以為久矣初强起隨俗應酬又苦寒嗽四幹疲殆既又旬餘賤累來自天西又强作支梧志意鬱鬱然終不聊賴如人家布席燈燼火滅酒殘歌廢而或有一

客突入牵挽主人強飲仍欲布席如初如此於人情為樂為願否乎此僕今日留此之勢也妻子既赤手南來僕又刼刼未能赤手將之以去萬有顧戀則日前顛踣之議危苦之勢黨同伐異之私度非一士横身可任況僕寔遠莫先者乎尊兄心期必相憐念昔之賢有希贈言者必曰何以樂我何以處我此僕晝夜不無望於尊兄若其書之疎數問之勤怠叢細之語尊兄必不推求於踵武之内也近見所貽子霖書似漸怪僕者不知方

寸之中艱難薰心抑鬱而無誰語也尊兄必矜照此情當窮研於迹外也僕尚何辭然不敢獨外吾兄亦精言之於此今天下所望莫過兩相其實皆君子之質左相既為客所誤而心漸蔽右相又為勢所怯而志漸疎誠能充本於遠大則客所誤者可以錯枉而舉直勢所怯者可以外身而勇奮天下事尚或可望也然以私料之客所誤則私黨愈熾而公論愈衰平日市聲名於世者植志傾惡公吐正論而潛結近習唱言誠明而身為墨

賊依阿於此以和附之潛起蠧害善良之心前日元履俯首受斥以歸今獨餘僕岌岌於是其又能行所信矣乎僕告右丞相所以脫去藩身固志之說而相君以為升沉有定命切安於中勿為外事侵亂僕平日粗學道者豈不明知此理聖賢心情當憂勤之地未甞不安靜日入靜境未嘗忘憂勤莊子曰天德而出寧是天德者皆備於我我遵而直之敬而復之所在而治則所在而靜也故行富貴行患難皆吾有以出寧之德德者由理

而已矣但令日事極險惡非特忌者滿前而讎嫉之積如山誠可畏也前日見丞相言將有所振舉宜及時順動未可遽興兵以傷財之說再三論之丞相亦俯首稱善相期兄以金石之固共功業於晚日硁硁説之不去口願更為之精加思慮耳陳邦彥未作諫官日每言必相欽重見聽其意以令日善類不多為念也既在言責似相疎此亦似為平日負虛名而身墨賊者誤之也尊兄切勿泄此語令僕立受竒禍葢老兄前日譏其赴鄰

家席至今相尤不已隣家既去渠輩亦無悛容又陰轉而之他非墨賊謂何前日魏元履上書說其暗主曾覿今覿既來諸公了無一言然朝廷必欲區處邦彦豈得為過乎此由魁然在上者好墨賊有以陰悞諸公也近芮國器數往還端静而介朝家獨可保者此一人也但未知其心深能辨邪正與否交道誠難不得不日相磨淬也陳叔進亦佳但恐其膽力差弱自了一已無過失也鄭儀曹李秀叔亦只無過者其他更未易數耳知人

誠難事丞相近已奉詔馳出門其大意亦以任巨責重
為憂欲以微罪行不然千鈞之弩何為鼷鼠發機哉僕
近日與子霖言丞相一事似丞相終見未透古雖有任
賢使能之說然吾儒涵浸充積得到四時自行萬物自
生豈有執戈矛馳逞自與甲兵縱横者便為知兵輕裘
緩帶沉粹靜慮者便為不知儒者可以一發名哉列國
以下其後如諸葛王猛崔浩裴度竟何物也司人物者
但當看其才氣卓識如何爾語曰文武之道未墜在人

孔門何嘗分文武來果若分二塗便與晚唐陋儒氣象一種分文宣王為一廟武成王為一廟孔子不知兵則夾谷之事當借諸侯客子應之可也此事當細思兒因書為丞相言之且令親近當世卓識曉透大體一二儒者為宗其餘才則以次用之兒其可安視丞相而不自奮以至名實俱亡也哉願無聽於浮説適更有所欲言紙窮筆倦頭亦昏三嘆而已容後訊也

上執政書

某竊議南北通好其事有故其使命儀制亦有故昨日北使奉命乘軒而入非故事也不引他疾而先引足疾非懷黠計欲陰啓不拜之漸乎萬一九賓在廷或致倨肆作跛倚之狀朝廷何以制之事關國體少有蹉跌傳笑四方何可忽也謂宜令日先施伐謀之策令理體得安昔契丹使蕭英來聘仁宗以富弼接伴上遣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曰弼嘗使北疾卧車中聞命起拜今君聞天子之命乃敢不拜耶英惕然起使人掖拜萬一

斯人起蕭英之意則富公之語正可施也况彼以閃動為詞又非沉痼其不宜掖拜明矣其次若寛賜之告曰有勞問仍獨引其副使之成禮且白上明降指揮云侯卿足疾安日引見如是則其謀塞其膽破矣是不動聲氣而得上策昔西夏遣使請事請粟於朝吕夷簡以意折之彼亦後悔乃曰不合如此朝廷有人願先生與左丞相試精詳之無使此使潛計得施輒萌朝廷無人之嘆焉今日傳者以為是人之來語不妄發目不忤視益

語不妄者必其慮固目不忤者必其謀深如此則彼非來使吾國乃覘吾國也待之可無重詳乎某正病中不能走謁又方啜粥謹力疾具禀伏惟以社稷經意而深圖之

上丞相議置發運書

某竊聞朝廷得旨更置江淮諸道發運使外議既不能深曉已半疑惑又欲以史正志者為之愚不肖不知其所自來但見其前後奸欺罔上無畏始談攻守迄無一

成請置水軍徒為百費聽其言則虛譎日進詰其事則誕妄日彰居常軒軒視正人如寇讎王龜齡指老成為兒戲張魏公若此異類長惡不悛積其宿姦愚弄國事自合為大膺誅殛小禦魑魅者也丞相諸公前日每患臺諫不知大體令日乃使小人欺蔽九重略無忌憚韋而諫臣首發其事彼非深知諫體不能爾也然彼已三言而伎倆窮紳笏萬口而惡言播丞相諸公為閒為不聞乎不幸大論竟亦不從則正士去亦不久善類率以此為

去就天下四顧而責將誰責也丞相必能處此矣且陛

下命正志為蜀帥正志捍抗不行又懼其罪也則多方

以求免求之未得也則談利以迷蹤叛命慢官莫甚於

此昔唐太宗命盧祖尚守幽州祖尚不行太宗曰朕何

以使人斬之廟堂不知正志今日之辭蜀有異祖尚之

辭幽州乎一從其言遂墮其計又紊國紀甚可惜也況

今日財物憔悴繫生人之命歲月取捨繫治亂之原正

志欲脫一行乃復鼔舌妄發且學識如王安石一妄更

張遺禍至今況是小子至庸無識者乎此物情所共駭者也某待罪三館於一小人去留似亦無與然使國家無故而忽諫臣無事而委命令於不義可得默乎前日王天覺以市井無賴蠱惑衆聽以汚清朝聖上覺悟去不容髮令不閲月正志又前旬日之間訓注相接此何理也願丞相諸公審處焉夫廟堂者納君於無過而臺諫者正君於微過是或一道令不幸臺諫以言事去於義得矣丞相諸公乃曰臺諫言不行而去亦其常也假

設成王或有過周召乃謂此史佚之責非我責可乎二三公何以處之伏望丞相與元台參政持是以審訂之若乃以僕為狂為愚不合公議者亦併逐之若其不逐即留門下之辱是終玷丞相知人之明罪愈甚焉敬俟命

上轉運陳度書

某頓首比暑歊寖隆想燕居有宜弊邑蠶成麥登所收十八勞民少息粗無流亡非使臺善化其孰致然老夫

蒙幸甚深知免於戾前沐示諭故不涉便文即向來嘖
嘖煩言又何邺安服寵次報政多成餘冀善舍多祉不
宣

九華集卷十四

宋 員興宗 撰

啓

賀何舍人運使啓

光奉綸言榮躋計府傳聞千里歡豫一辭竊以任官之難莫如将漕之重必資巨德庶革獘原劒嶺千畦極遠近賦輸之困䆳城一道當西南旱暵之衝非仁人起而救之其大勢可以憂矣忽聞休命相遂遠圖某官學企

前修職通異貫名盛而實甚副論高而用不疎詞令最嫺言語妙乎天下起居得體風彩聳於羣臣驟輟邇班來恩遠服重湖政舉特披夢澤之雲九頂化成再問峨眉之月惟留滯寒鄉之久宜從容温詔之頒爰陟使華行驅民瘼某闒道有自受知獨深既見子雲奇字可識獲親德秀世利都忘偶緣寒餓之驅遂致典刑之遠窮懐易感撫敝褰以川流勝餞何時候歸艎於日下

上王運使啓

猥以疎庸偶蒙器遇經品題於平子世不敢非承指畫
於柳州文皆有法勤書紳而自勵念揮麈以不忘伏值
某官道本周知仁無擇物數區中之賢而名最著容度
外之士而信不疑揭來謁大巫心共傾於高論我亦輕
餘子公豈挾於是心遂使荒孱例蒙甄録謂其才踈意
廣不隨世範以驅馳憐其志老學迂頗識古書之正偽
特矯世俗屢形齒牙某敢不增益所不能敬修其可願
窮塗易感撫行橐以川流勝餞何期侯歸艎於日下

與孫侍郎啓

光被綸言外臨藩服盡當世險易之節與時偕行得古人進退之風不可則止貴名甚白義路益清恭惟某官迪德無私剛中莫屈懐慷慨素蒲之義處雍容從槖之班動必宣心居常造膝謂言之必可行也務在有餘而道之將廢命歟盍將有待方幸回天而展力俄因散地以均勞暫遠鵷行遂憑熊軾獨當一面曾何蜀道之深虞入為三公行復漢家之故事

代上侍郎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升禁從凡依庇賴共切歡愉遂稱再世之能臣豈特當朝之盛事頒一札十行於中禁掌五材九範於左民恭惟某官學邃天倪心潛聖域外克詢於王度上特選於世勞紫禁飛英青雲接武討論潤色舊觀麟閣之書厚重忠純益峻象河之秩粤著經綸之效果膺親切之除深惟少常伯之員進貳大司空之職謂萬物雅資於繕治下綜百官而六曹誠繫於樞機行

躋兩地某壯懷蕭瑟倦翼低回幸復與於計臺慙無功於利柄崎嶇末路敢期鵷鷺之行瞻望崇闗聊申鷰雀之賀其爲欣幸莫究頌言

遠迎楊尚書啟

某恭審尚書太學先生西乘鷁舫按臨舊部之江山南指鳳城光顯中朝之日月拭目載瞻於履舄究心預慶於鈞衡擁篲直前望塵敢後

謝蔣參政啓

恭惟叅政相公德望著世忠純在人家三徑以載清論萬幾而中病文章爾雅炳制作於西京門地推高甲衣冠於東渡猶退託無軒冕之意每加意採芻蕘之言致玆孱愚亦預升進某敢不仰師餘論益廣前聞務推行疇昔之言以終究事為之志素貧賤而行貧賤忍自懈有守之初心知春秋而為春秋尚可紀無前之盛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給事啟

恭惟給事直院英辭溢世絶學師心庶幾鄒魯之名家是益淵雲之故國謂朝廷擇士宜興孝以舉廉使天下同風庶回心而嚮道齒牙所逮羽翼借成自愧愚頑亦膺登選某敢不仰思盛德益勵非材臣所知者鄉人乃蒙公舉我當報之國士倍切私忱感激所深名言非悉

回朱知郡啓

榮膺詔㫖進典侯藩公路惟清貴名愈白竊以國家擇守先循良愷悌之人賢者報君無内外重輕之異若千

里之牧視九㝢則萬里之遠猶一家振古所難非才孰可恭惟某官天資最劭地望推高文翰雍容益出三陳之故里政術敏妙是誠兩蜀之通儒所臨擅一時之稱譽者常西面而至果見絲綸之出再膺符竹之分申詠袴襦有三稔之故事漸披荊棘化九隴於樂郊得衆之歡非詞所既某承顔最舊集忭惟深仰懋風貌之崇先枉雲緘之辱盡出客下公深得古列侯之風或遺予言非所安愚不肖之分其為感激未既敷宣

上都大啟

伏審光奉綸言榮躋延閣見吉士遠人之增氣知盛德大雅之可憑公路益清貴名逾白恭惟都運都大顯謨先生受天間氣為世偉人朝論推能臣而甚高遠方託明府以為命為善而不改其度豈間東西居官而無負厥心敢分內外果致庶工之薦寵致茲華職之延登列聖訏謨醇乎醇而詔後大君有命新又新而得人俊塗益闡公議交聳豈止守鉛黃之舊益將分朱紫之華漸

邇天閶先銀漢靈槎之泛行升秘殿煥青藜太乙之觀某顧以非才幸叨下吏竊聆賢者之進退激懦夫之懷劄席求知願終始效任安之義登山見遠顧幽深愧裴令之言少答鴻私先伸燕賀其爲慶抃未究敷宣

謝湯大卿都大啓

竊以鄭舍無氊坐媿十年之困荆門有望甫傳一紙之榮顧肺肝無絲髮之能而筆墨重丘山之賜伏惟都大大卿先生才碩而敏氣沉以雄多聞過陳子之三高第

壓牧之之五湯廷試第四人賢關高步蓋諸老莫為之先禁殿程才舉羣臣無出其右進司風憲旋試月卿以江東南之望人為帝左右之英選臺言正衆儼然望而畏之心計利民特立有如此者比因眷命出總行臺蒙嶺萬綱浩浩起摘山之緑渥注千騎駸駸飛逸足之黄雖上心倚重於西州然元老行歸於中禁某沉迷圖籍汩襲箕裘生平有孔文舉之踈一日蒙郭有道之盼嚮曲承於點翰避不敢於循墻對先生而相與言願師至道微夫

子之發吾覆見笑畸人既頼埏鎔愈增踴躍

賀王丈遷都大蕪漕啓

伏審榮升計府申蒞茗司千里傳聞一詞懌豫百吏共推於大手兩川將至於息肩必著宏規永驅宿弊恭惟某官質擄異禀學企前修出乎忠孝之故家辦若功名之餘事一言一動無羣士篆刻之風百舉百能守先朝篤老之論惟獨緼於天而絶異故所臨之地而有聲大溢驚心坐安西服小民引領卧治南充辟止辟而刑祥

心格心而吏畏果躋峻職益簡上心茗芀将擷於羣秀之中有遺味矣驥窟行空於萬里之外無留良馬伃聆異最之升重見修門之入某受才實散荷顧特恩久慙東閣之遊退遂北堂之養既一生不得文字之力故百舍不免簿書之勞身留空山日對小吏盼窮塗而甚感望舊館以銜恩魂夢交馳典刑未遂驟聞好語豈敢賦十離之詩已振敝冠固将卜三沐之見其為忻祝莫究

賀悰

與紹興師相賀冬至啓

律移舜琯陽巳肇於吹葭節次周正日初長於添線恭惟某官以民為念共慶暖律之回與國同休茂集純禧之介某遠拘官守阻造賓閎展慶無階頌懐增極

與王師賀冬至啓

土圭測正想天道之默回官線加長欲人時之敬授日在斗而南至歲守心而西穰君子哉若人先生者是事恭惟某官運籌合意輔政同心五經總於石渠四時和

於玉燭風行屬部奠白鹽赤甲之區雲望清朝扶紫蓋黃旗之運善調鼎鉉仰穆乾文

與汪國史賀冬至啓

日在牽牛而至宜申慶賀之年人謂沐猴而冠未及威儀之著葢四時之序則固和於玉燭然五經之辭則寖選於石渠賴大賢靡所不容致小夫且以自立作為禮使以有禮僅知漫剌之懐盡信書不如無書尤愧空函之達幸貸顛狂之俗吏願憐謬誤之醉人永滌前愆實

資巨庇

與成都倅賀冬至啓

元天黄道肇四時王燭之調畫閣紅爐緼千炬金蓮之用名為厚德若是其甚歟數僅平分得者或寡矣惠心益施幸叨寛假之恩道氣復充宜慶綿長之福

代王提刑賀正與王顯謨啓

四序更端春王謹一元之始三陽届候君子膺百禄之宜恭惟某官學造道源智周物表惟帝左右一時曾變

於斯文莅川東西兩蜀令受其陰賜既兼被烏臺之薦豈久淹馬政之司適履人正定膺福祉既後陳於祝頌曾莫罄於悃悰

與路運使賀正啓

王政謹一元之始罔不若時君子順百禄之宜膺受多福恭惟某官清時雅望奕世宏規衣冠聳京洛之餘出乎其類襟韻挹岷峨之粹熙然似春既克阜於邦財宜漸膺於帝眷首乘歲律備介春祺遠莫致於鄙悰慶徒

深於善頌

與王制置賀正啓

履端於始朝廷謹受朔之元求福不回君子得秉時之義功由歲積道與日昇某官厚德鎮浮偉才經世典謨潤色昔雍容為鴻閣之華屏翰藩宣今造次繫雪山之重既純乎純而進德故事無事以得民衆望攸歸春祺將介坐集寅正之祉時惟哲人漸符泰極之祥以興嗣歲

與趙郡王賀正啓

爰紀夏正王人所謹載瞻魏闕治象惟新茲惟出滯之辰宜集迎祥之慶某官信能處已智不違時衛社一心亦庶幾於金氏輸忠萬里夫何慮於玉門既祚之土以建邦又爵於朝以示遠永依樂土知塞草之長春敢祝新祺擬椒花而進頌其為慶賀罔既敷宣

與王鈐轄賀正啓

三元肇歲時紀建寅之初萬寶回春人符交泰之象況

備一時之輿望宜膺百福而鼎來伏惟某官卓然英才允矣世將傳閫北地鐏俎可以折衝暫總西兵藜藿為之不採適介人正之始茂膺天社之多素著威稜若千里風雷之駛即期帝澤更一番雨露之新慶忭之悰敷陳罔既

回成都節推賀正啓

雞聲嘐旦肇元日之獻圖龍德回春屬新年之納慶方頌椒而愧後致簡竹以居先善其職而宜國人衆僚欽

仰為此酒以介眉壽五福繁昌

與晉州知郡賀正啓

魯經紀事正標五始之文漢歷頒常寅總三元之統泰
韋交而迪吉履宜視以考祥恭惟某官月旦鄉評陽春
政術推誠賛化九天載想於王龍治民奏功兩地行瞻
於金虎

回教官賀正啓

正月之吉始和務承休而無斁夫子之道至大迺積德

以有容未遑韓斗之瞻首辱郇雲之貺爾愛羊我愛禮

推朔旦以表誠震為龍巽為風遇陽春而賛化

謝陳同知啓

恭惟樞密同知叅政德能澤物學本積躬以仁義為基

圖加文章而黼藻籌遑至略緼尺箠制敵之心仗節輸

忠懐九鼎重趙之意每見兩朝之謦欬最更萬變以勤

勞意念報君莫如擇士至使迂愚之迹獲陪俊彦之遊

直道雖行大恩難稱仕固伸於知己敢主情偷書不足

以盡言聊形依頌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楊知府啓

義掩前聞名高勝社源本魯諸儒之學雍容漢循吏之風湖右政成一日掃茗旗之弊左綿化洽三秋無田甲之荒凡桃李所生之蹊皆衣冠共紀之政供養三百指怡愉有相浹之仁仕宦三十年造次無可愧之事每有嘘枯之意不忘策蹇之思如某才地最凡性天不敏悵歲月纏悲之久動山林獨往之思昔以明經濫為蜀多

士之冠固嘗際禍幾有楚三閭之憂幸眷諸臺屢麾下
客既無補於規畫願改試於簿書期會公門世有以賤
為貴者從容樸學信不足使於前嚮謹巳遂於三熏行
有期於一顧其為忻幸罔既敷宣

謝差遣啓

託庇逾年仰想繡衣之重垂名異日浼蒙華衮之褒納
匿瑕藏疾之端示噓枯吹生之力誦言至止念德在兹
如某小智自私大惑不解益當益堅而當益壯懼輕招

辱而輕招憂以故處於拘拘謭謭之間庶或出乎擾擾膠膠之外屬依墻仅獲與銓衡殆憐粤鑛以成金冀為君子之器猶慮鄭聲而亂雅忽遺天下之材顧渭叟以覥顏視商皓而擊節弗知圯上書矣況決稷下辨乎繫吾徒不惟古之謀奈俗儒敗涸翁之事豈十數輩而易得者仰千百載而難遇焉實慙淺聞誤玷妙選此蓋伏遇某官性天溥博量海深沉扳英俊以強本朝有仁義以利吾國老老而民興孝等差素辯於人倫貴貴而上

尊賢中飾特嚴於邦典未遂畀調之命暫兼帥長之權致令庸愚濫邀收録某敢不佩韋衣褐食檗飲氷務恪守於官箴用祇酬於恩造

投王顯謨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升計府見羣士遠人之增氣信盛德大雅之可憑公路惟清貴名愈白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偉人以儒飾吏而術不踈以慮沉幾而物無蔽中立不倚道弗係於榮枯曰思無邪心曷分於内外退盡

部刺史之能事果膺聖天子之簡求以公兩鎮外臺善推明於德意而察九州循吏宿欽奉於詔條惟其愛民可使裕國躬馳蜀道五年既棠陰之多聲薄漢廷九扈陟稼卿之貳俾恩遠服以阜邦財豈惟增益於縣官兼可調護於諸將庶盡揚鞭之算行增秉軸之階某顧以非才常叨下顧衣食遺毋曾寬蓬户之憂道德照人宿幸珠庭之仰賴漸摩於至善每罄竭於微忠雖内顧其百不堪當自誦其三宜去登山見遠顧幽深愧裴令之

言割席求知願終始效任安之義其爲感激未旣敷宣

賀漕使啓

遣使臣送以禮樂在車則聞鸞和之音化天下尚於中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譽久傳於卿月象初顯於福星其悦無疆乃終有慶恭惟某官廣湖器量長嘯才猷陜以西二公主之斗以南一人而已英資孫竹昭昭賢德之榮觸處甘棠赫赫吏能之著郵駰啓其行色著龜告其吉辰豈惟轉漕於關中抑欲裕財於淮右爲方千五

百里喜遇青春所隷一十六州欣逢白晝爰望塵而交慶屬開府以為新席恐未温詔應趣召即變調於梅鼎永協賛於楓宸某下吏備員厚顔苟禄叟不遠千里方切仁民而親親我獨有二天敢不尊賢而貴貴益深頌詠罔既敷陳

上李漕啓

初心不武繆為千里之行末路甚恩近託二天之庇既自塵俗吏之列敢妄意諸生之間乘大賢之得時與斯

民而共樂輙憑竿牘以候門墻恭以某官用在六經學
高三古窮原反本歸孟氏之醇乎醇成己立人如伊尹
之覺先覺餘波所及晚輩有憑久矣斯文之宗不勝其
貴獨於天下之器所取者廉去國五年承流三郡屬干
戈之警及於黎庶而錢穀之問至於廟堂迺眷明綸遠
將使指雖管仲徵求之藝公所不為然蕭何轉漕之勲
上豈忘報即儲善最歸綴清班某愚不適時官無佳況
昔礦璞以頑而就礪賴化手以成材令頭顱如此而遠

遊負平生之知已尚寸心之未折於門下以堪勤大厦既成已作穿簾之燕一枝有託何愁遶月之烏

謝除教授啓

竊以勸善之地宜拔其穎而取其尤成功則天斯求有道而得有命茍一旦投之於英俊之域則四方指其非簿書之才樂矣文字之間爽然塵埃之外日眠何害信飽腹之便便官冷自如任諸公之衮衮遂其踈懶養此衰愚是謂不貲之恩敢忘傾頌之意兹盖伏遇某官斯

文宗伯吾道主盟常紬詞於班馬之間固弗論於晉魏而下貫生奏議諸老皆莫能言田叔入朝廷臣無出其右蓋泓渟涵浸之甚久故發揮振耀而每高僉揆通才豈宜稱外歸帝左右將巖巖而具爾瞻顧蜀東西豈悒悒而久留此斂百能而已具猶一士之不遺取於無心得之有義既知其志於力學故受之芹藻之宮又察其心於奉親故丐以斗升之祿非知我者誰或使之勉紹至音務酣正味亦既以身而徇道先推所學以及人謹

鄉遂而令遠郊貴左尚右招諸生而立館下刮垢磨光明素守於再三報所知之萬一